

萬有文庫

第2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方望溪先生全集

(二)

方苞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方望溪先生全集
(二)
方苞撰

國學基本叢書

望溪先生文集卷六

書

與閻百詩書

昨所論孔子歿子張欲師有若而記載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則曾子問一篇皆母在時所講問可正子瞻所譏於程子之誤宜筆於書至病程朱刪易經字則不敢不多爲反覆蓋專易經字者漢儒之病也程朱所刪易甚少而皆依於理僕每見周秦以前古書字形與聲近則衆書所傳多異卽一書諸本中亦有增損改易竊歎古書不可通者多以字訛而人莫能辨也如商書自周有終酒誥爾尙克羞者惟君解者支離牽合終不可通若君與周互易則其義不待詁而明矣蓋篆體二字本形似也韓退之羅池廟詩乃此方之人惟侯是非按其前後辭意昭然明白而此以形訛北惟以聲訛爲子瞻不能辨又自爲之說而大書深刻焉則其讀書觀理之不詳可見矣莊子外篇舜將死真冷禹曰不易爲遺令得乎史記封禪書至梁父矣而德不洽謂梁父非衍可乎僕嘗自恨寡陋見古書字訛無所證據而不敢擅易願得博極羣書者以正之故欲化足下之成心而求助焉非敢以辯翹明惟足下鑒之

與孫以甯書

昔歸震川嘗自恨足跡不出里閈所見聞無奇節偉行可紀承命爲徵君作傳此吾文所託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示羣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指及師友淵源或條舉平生義俠之迹或盛稱門牆廣大海內嚮仰者多此三者皆徵君之末迹也三者詳而徵君之志事隱矣古之晰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於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耳徵君義俠舍楊左之事皆鄉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門牆廣大乃度時揣已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不得已也至論學則爲書甚具故並弗採著於傳上而虛言其大略昔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至以文自辨而退之之誌李元賓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賓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業未著而銘辭有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則外此尙安有可言者乎僕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羣賢所述惟務徵實故事愈詳而義愈陋今詳者略實者虛而徵君所蘊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載之家乘達於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無惑於羣言是徵君之所賴也於僕之文無加損焉如別有欲商論者則明以喻之

答喬介夫書

原集題書答友起數行不明書開海口及車遜河事蓋刻文時有顧忌也先生曾孫傳貴刊集外文重出此篇題作答喬介夫書今從彼本而仍編於此鈞衡識

蒙諭爲賢尊侍講公作表誌或家傳以鄙意裁之第可記開海口始末而以侍講公奏對車遷河事及四不可之議附焉傳誌非所宜也蓋諸體之文各有義法表誌尺幅甚狹而詳載本議則擁腫而不中繩墨若約略翦截俾情事不詳則後之人無所取鑒而當日忘身家以排廷議之義亦不可得而見矣國語載齊姜語晉公子重耳凡數百言而春秋傳以兩言代之蓋一國之語可詳也傳春秋總重耳出亡之迹而獨詳於此則義無取今試以姜語備入傳中其前後尙能自運掉乎世傳國語亦邱明所述觀此可得其營度爲文之意也家傳非古也必阨窮隱約國史所不列文章之士乃私錄而傳之獨宋范文正公范蜀公有家傳而爲之者張唐英司馬溫公耳此兩人故非文家於文律或未審若八家則無爲達官私立傳者韓退之傳陸贊陽城載順宗實錄順宗在位未踰年而以贊與城之傳附焉非所安也而退之以附焉者以附實錄之不安尙不若入私集之必不可也以是裁之車遷河議必附載開海口語中以俟史氏之採擇於義法乃安凡此頑唐宋雜家多不講有明諸公亦習而不察足下審思而詳論之則知非僕之臆說也

與翁止園書

苞白止園足下僕晚交得吾子心目閒未嘗敢以今人相視及遘禍所以憫其顛危開以理義者皆不背於所期是吾子所以交僕之道已至也有疑焉而不以問則於吾子之交爲不稱故敢暴其愚心近聞吾

子與親戚以錐刀生隙。嘖有煩言。布流朋齒。雖告者同辭。僕堅然信其無有。然蘇子有言。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毋吾子之夙昔。尚有不能大信於彼人者乎。僕往在京師。見時輩有公爲媒嬪者。青陽徐詒孫曰。若無害。彼不知其不善而爲之也。吾儕有此。則天厭之矣。昔叔孫豹以庚宗之宿致餒死。叔向娶於巫臣氏而滅其宗。蓋修飭之君子。不獨人責之。天亦責之。詒孫之言。可謂究知天人之故者也。僕自遭禍。永思前愆。其惡之形於聲動於事者。無幾也。而遂至此極者。旣將以士君子爲祈嚮。而幽獨中時。不能自灑濯。故爲鬼神所不宥。吾子高行清德。豈惟信於朋友。雖鄉里間愚無知者。猶歎羨焉。然則子之行身。其慎矣哉。僕又聞古人之有朋友。其患難而相急。通顯而相致。皆末務也。察其本義。蓋以勸善規過爲先。僕自與人交。雖素相親信者。苟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僕每以自傷。然未敢以付吾子。於前所聞。旣信吾子之必然。於後所陳。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

與李剛主書

九月中。自塞上歸。附書相問。而息耗久不至。仲冬望後二日。或致函封。發之。則太夫人行述也。呼兒章讀之。篇終而郎君長人之狀附焉。驚痛不能夕食。太夫人耄而考終。在仁孝者猶難爲懷。況重以長人之夭枉乎。此子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豈能爲吾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傷吾兄之意。不言則於交友之道爲不忠。是以敢終布之。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僕平生

所遭骨肉閔凶殆人理所無悲憂危蹙中每自念性資迫隘語言輕肆與不祥之氣實有相感召之理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衰暮罹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學著書多警警朱子習齋之自異於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夏論交曾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爲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爲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僕自今年來食飲益衰塞外早寒得上氣疾幾死者再焉恐一旦委溝壑則終無以此聞於左右者是僕負吾兄夙昔相愛重之誼而死有餘責也昔泰伯無子伯魚早喪況吾兄子姓甚殷固知所陳理弱情鄙不足移有道者之慮然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不嫌其恕儻鑒愚誠取平生所述警警朱子之語一切蘊芟而直抒己見以其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爲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哉聞太夫人旣祔葬僕身拘綴兒章瘳後不可以風將使獻歲赴弔先此代唁并呈長人哀辭其遺腹若天秀男也則速以報我臨簡哽咽不盡欲言

與安徽李方伯書

得來教忻悚合併執事服官有年聲績顯布中外尙恐民治有缺越二千里而詢於愚儒今而知所至稱

賢不苟然也。安徽諸郡吏民所公患莫若採鐵。初額僅七萬觔有奇。大府上言宜撥移產鐵之地。部議駁責轉加三倍。自是無敢及此者。儻能與有司詳議。白大府密劄奏聞。而陰有以慰戶部及內府諸郎吏之心。然後露章以請。則無曩者壅遏之患矣。又凡害之已見者。人知憂之。而伏積於無形者。則昧焉。往者遂甯張公子爲懷甯縣令。謂周官荒政弛山澤之禁令。民得縱漁樵。是以後歲小祲。衰惡民千百爲羣。決隄防。毀墳禁。莫可禦止。古者山澤隸於官。故弛其禁以利民。今則民力所自營。而租賦之所從出也。可任其相劫奪乎。用此二十年中。皋陸陂池少遠於宅舍者。民皆棄置而不務孳息。薪材魚鼈價踴三倍。使常利坐失於伏閭之中。而亂心生於理平之日。非早遏其流。異日必爲亂本。昔宓子治單父。齊師將至。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傅郭者三請。宓子不許。曰。甯使齊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此仲尼之徒深明於先王以道立民之意也。其他法久弊生。而宜革者。如鋪設總甲。以稽竊賊。而爲賊謀。主江置汛地。以防大盜。而爲盜窟宅。里立鄉約保正。以息爭察訟。而鬪辨繁壅蔽生。執事久官南中。聞此必熟矣。若能與所司詳議而改紀之。俾良有司奉行有成效。則下其法於諸郡。非一時之利也。凡茲所陳。或關於大府。或責之有司。或議於同官。執事皆可爲之樞紐。若官中之事。以執事之仁明。必曲得其次序。久矣。無待於某之瀆告也。

老母數日痰氣襲逆。甚於前。晝夜無甯晷。某於此時。尙何心及外事。而有不得不爲閣下言者。昨聞某官虧空一疏。遠近爭駁。果用其議。則旬月中。故吏誅戮者數千人。械繫而流者數千家。期年之內。天下郡縣承追之吏。奪官者十八九。凡今之吏。孰是畏名義而輕去其官者。操之太蹙。必巧法別取。以求自脫。恐繼自今。愚民得安其生者鮮矣。聞大司寇韓城張公。止其議至再三。彼於同官。尙不忍其動於惡。況閣下。日與天子議政於廟堂。而可使國立謗政。民滋其毒哉。又聞在事者多云。天子不嗜殺人。將從末減。放流而止耳。嗚呼。刑罰之施。惟其當否耳。使所虧庫金果羣吏侵欺。以便其身家。雖誅戮之不爲厲。而陷此者多困於公事。採辦與大吏之誅求。其坐驕奢不節者。十無一二焉。故數十年來。執法者明知其弊。而姑寬假之。若以放流爲輕罰。而可亟施。則未知其去死刑一閒耳。卽以某身言之。聖上赦其死罪。又免放流。而老母之北行也。家人以赴任爲言。舟車之適。與無罪者等。徒以異水土思鄉井。而遘此篤疾。今諸公不昌言某議之非。而徒恃天子之寬仁。萬一果如所料。用其議而從末減。則此數千家老弱無罪而死者。不知其幾矣。閣下嘗語余曰。聖人之心。卽吾人之心也。今使吾人殺一無罪。而得爲王侯。必不爲也。則聖人之不以天下易此無疑也。某嘗誦之。以爲明道之言。然則閣下宜用此言於今日矣。以去就爭之可也。荀子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體國之義。當重以爲憂。非徒望閣下爲盛德事。伏惟鑒察不宣。

與徐司空蝶園書

河北諸路旱荒聖主減膳弛縣詔廷臣言事而羣公未聞進嘉謨以佐百姓之急者夫備災宜豫非倉卒所能舉今野荒民散而新穀不生所可爲者惟無使舊穀妄耗耳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周官凡酒皆公造民得飲酒獨黨正族師歲時蜡酺耳漢制三人無故共飲罰金一錢三國時家有酒具行罪不宥誠知耗嘉穀於無形而衆忽不察者惟酒爲甚也今天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小聚皆有酤者沃饒人聚之區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瘠土貧民相校約六人而飲者居其一中人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酒禁是三年所積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其藏富於民與古者耕九餘三之數等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豈寃言以欺世哉凡民間用酒莫宜於祭祀婚姻然周公制法不耕者無盛不績者不衰祭無盛猶可況以歲凶而去酒乎至公家之事不過歲祭孔子廟及賓興鄉飲有司自可及時以釀周官所謂事酒是也今功令通禁燒秫爲酒而他酒及酒肆無禁故衆視爲具文而官吏反得因緣以爲姦利宜著令凡酒皆禁絕令到之日有司巡視鄉城已成之酒皆輸公所俾其人自賣而官監之盡而止過此以往有犯禁者其店房什器官沒之若私釀於家則紳衿褫服白衣決杖罰用漢法凡境內有酒肆而有司不能禁察者奪其官首舉者賞五十千夫周公當重熙累洽年穀順成之日而使天下有祭無盛喪無衰者非故欲拂人之情也不如此不足以齊衆阜財而使長得其樂利也俟數年之

後穀粟陳陳相因。然後用漢法變而通之。閒歲官賜民酒。戶三斗。俾儲以共祭祀婚姻。養老疾。有非常之澤。然後賜酺。如此則政有常經。且可以正民之禮俗矣。世人樂因循偷苟。有述古事。陳古義者。輒目爲迂闊。然自公卿大夫吏士務適時宜。而羞爲迂闊者。蓋數十年於茲矣。則其效可睹矣。太夫人春秋高。不敢告公以難行事。如此類言之者無過。而實良圖。望宿畱瞽言。

與徐司空蝶園書

公體中尙未霍然。不宜以外事相撓。而有不敢緩告者。近聞漕船膠凍濟甯以北者。七千七百有奇。沿途剽劫。百十爲羣。計每船篙工不下十數人。皆奇民無家。獷悍酗博。平時回空。官督晝夜兼行。暫時停泊附近村落。客船必遭竊攘。況聚十餘萬飢寒之人。連屯數百里內。又承東土凶饑盜賊之後。設有猾桀者乘此瑕釁。恐不獨沿途居民之害也。公宜密劄奏聞。乞上察訪。早爲區畫。又聞湖撫以兌漕期誤。請改雇民船。議下九卿。各省將用爲式。夫漕船官具。衛丁本有秩廩。故量給資糧。以募篙工。然猶私載民貨。多方補苴。始能訾給。若雇民船。其費數倍。官不能具。必抑派里民。則賦法不可問矣。七月閒。楊君千木自河上以書來言。聞通倉陳米充溢。宜停運一年。歲祲之地。其糧聽有司出糴。俟秋成。仍糴滿原額。分兩年帶運。如此。則民食可充。漕船可修。河道可治。此利之顯見者。尙未知中有伏害否。委與練事者詳議之。又自今年來。各省報荒。不約而同辭。不請賑。不請蠲。但乞減價糴。常平倉粟。事後仍率屬蠲補。夫常平倉粟之空。十

餘年矣。此天下所明見也。此議行。則糶粟之價。補倉之粟。必有所出。不識有司皆自其家餋金輦粟而至乎。抑粟與金天降而地出乎。是被災之地。轉應苛斂庫金數十萬。秋成之後。加徵倉粟數十萬。繼自今災民惟恐有司之報荒。而主計者且利荒報之踵至矣。公位正卿。年七十。宜日夜求民之疾。詢國之疵。而言之上方鄉公。又閔公衰疾。僕任其無大咎。若因此失官。則亦可以暴平生之志。謝衆口之責矣。惟公熟計而審處之。

答某公書

自得手教。沖惕累日。以公知某之深。而猶未達愚心。不可以默而止也。比者浮說日滋。故謂公宜恍然爲戒。在某自能聞流言而不信。而公則不宜謂自反無是而忽之也。聖人繫易於乾之九三曰。君子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又曰。二多譽。四多懼。三猶惕也。四則懼矣。豈止於恍然爲戒乎。戒之云何。苟非道義之交。必多方限隔。俾不得親附是也。孟子所謂三自反者。君子處貧賤而遭橫逆。則然耳。若遭時行志。則不惟自反。必將使實德實事。有以大服天下之心。而誠無不動。古人軌迹。昭然可睹。其然則尙安用戒哉。然其初則必自能戒始。往年宵人妄言。能自通於左右。某以告公。益嚴毖。二三同志。不避怨嫌。而昌言於衆。至於今則寂然矣。此無稽之言。亦宜恍然爲戒之明效也。然浮言難息。較甚於影射。蓋影射有迹。而浮言無迹也。息之難。則所以絕其根源而避其疑似者。宜尤力焉。來示又云。相信相知如某。而猶惑於僉邪。

之言得某書。慚然者久之。則未察愚心。而於事之理亦未達也。公於某患難相拯。情好久長。而數以無稽之言瀆告。過當之語相規。非相知相信之深。而能如是乎。然公位極公相。而惟恐布衣窮交。不相信。不相知。卽此見公之自待也厚。而視某亦不輕。此某所以於無稽之談。自覺不以告。而心不能安。義不可止也。以富鄭公之賢。而蘇洵憂其無成。伊川程子謂於國家大事。知而不言。爲名教罪人。蓋古之君子。於夙所愛敬。則責之倍嚴。忠之至厚之至也。若某所云。不過憂讒畏譏。世俗之淺意耳。然自某以外。恐亦無用。此數數於左右者矣。公試思聞知舊被謗。而置若不聞者難乎。抑崎嶇而必以達。規切而一無隱者難乎。審此。則可知鄙人之心矣。更有請者。我皇上德政日新。若因水灾延問大臣。急宜開陳者。約有數事。若盡獲施行。功在社稷。卽措注一二。亦澤被羣生。謹條列別簡。惟宿畱瞽言。何日得暇。尙當就公面議之。

與常熟蔣相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僕聞古之制戎狄者。欲大創之。則必堅壁以示之。弱蹙縮佯敗以驕之。委之畜產財物車甲以中之。使狃於屢勝。深入逐利。然後設伏要擊。一舉而撲滅之。李牧之守趙邊是也。漢武設謀馬邑。蓋用牧之遺教。不委爲單于所覺。故不得已而與之。遂於沙場。然其行師。近者不過數百里。遠者千里。惟絕幕之師。衛霍並出。窮戰比勝。爲千古所震耀。然師之所極。不過二千里。臨翰海而止耳。自是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則漢亦不復追蹤矣。蓋道里可計。日月有期。饋餉相踵。芻牧以時。吾之士氣未衰。而馬力未竭也。然後長技

可用而敵不能支其成功於絕域惟貳師之服大宛陳湯之滅郅支常惠之折龜茲而是三者皆非行國也其城郭邑聚人民產業不可移徙則其心有所繫力有所極而吾之計謀有所施是皆循數推理而知其必然非妄勝也蓋郅支畏漢遠徙依康居以國而不禮其君殺其女偏虐其國人則先自敗而瑕釁可乘矣漢自武昭立都護治烏壘據西域之中屯田積粟厲兵撫衆者四世則地利得形勢強道路悉矣烏孫諸國皆承漢節同時而發其兵者十五王則郅支之羽翼盡矣入其境呼康居貴人與定謀傅其城康居以萬騎環城而備其逸郅支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則計慮周矣郅支旣滅計其戰死生虜及降者不過三千人而漢以十五倍之衆壓之是謂步師衽席之上取敵囊檻之中必克而無疑者也至於龜茲則國尤小道尤近故不戰而自屈惟大宛之師鑿空創始用力甚艱然自衛霍屢出斬馘動數萬單于懾伏威震百蠻而甲卒之屯酒泉以北者十八萬故貳師再行當道小國莫不迎軍給食遂屠龜茲平行至宛則所憑之勢厚矣然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漢兵之出燉煌者六萬負載私從者不與焉而終不能入其中城軍入玉門者萬餘人故自前世皆以爲得不償失也然前世之藩籬在邊塞而我朝之藩籬在四十八家故謂澤望跳梁可置而不問皆未知聖祖皇帝之廟謨與我皇上之遠慮者也但其地絕遠非旬月可到又逐水草移徙無城郭可指其鄰近之國雖仰我威德至於臨敵決機恐未能實心効命萬一我師旣至而彼復遷徙烏舉則前勞盡棄後策益艱專制闔外者非不知此也徒以造謀

未審暴師踰年勞費已深而無尺寸之效恐聖主責言無辭以對故堅持前畫謂賊有可平之道遷延歲月以緩譴訶而不暇爲國長計耳以今之勢莫若先爲不可犯以待賊之瑕釁相度山川面勢道里走集擇可耕可牧之地宿兵屯田召募邊民習苦耐寒者塹壕築壘據其中央臨制四旁俾近西內屬諸部有恃以無恐賊至則併心一力彼此相援乘機阻隘必使大創賊不至則深耕廣蓄牧馬練士以揚軍聲然後以本朝威信漸披其與國嚴邊市之禁使王侯貴人非邀恩賜予無由得錦繡采繪部人非通邊市無由得茶布絮纓養生送死之具使其鄰近部落一如漢時西域諸國兵可發君長可呼然後明暴擊賊之罪布告諸部有與交通者永絕互市有能破其軍擒其將者以功小大厚立賞格使上下欣羨有能連兵合謀執其君以獻者卽分其土地人民以予之賜金百萬他物稱焉使擊賊孤立恫疑而與四鄰相猜然後可俟其瑕釁一舉而撲滅之也僕荷兩朝聖主如天之仁斷脰剗心不足爲報而辱公以古義相取幾三十年願俟獨對之頃剴切直陳雖不能遽奪衆議而聖明天縱一二載後必重思公言而審定國家之本計矣望毋以爲老儒之常談而忽之

與孫司寇書

朔後一日薄暮書吏送秋審冊到僕以討論三禮及閱庶常課藝事方殷未得到班次日薄暮書吏持審單至見雲南絞犯吳友柏改緩決隨繙供招釁自友柏起旣迫殺親兄之子并傷寡嫂左右手及族弟窮

兇極惡萬無可原夫聖人不得已而有刑戮豈惟大義實由至仁蓋致天討於有罪則不敢不殺哀民蠡之泯絕則不忍不殺所謂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也自古典刑之官皆以刻深爲戒故宅心仁厚者不覺流於姑息又其下則謂脫人於死可積陰德以遺子孫不知縱釋兇人豈惟無以服見殺者之心而醜類惡物由此益無所忌轉開閭閻忍戾之風是謂引惡是謂養亂非所謂邁種德也昔虞舜刑故無小其命官曰怙終賊刑而皋陶稱之曰好生之德治于民心周公東征破斧缺斨東人歌思以爲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執事以儒者操事柄望布大德勿以小惠爲仁卽改前議仍所讞爲情真若有人禍天刑皆歸於僕死者亦於公無怨也望勿以爲過言而棄之

與顧用方論治渾河事宜書

康熙三十七年直隸巡撫于成龍以渾河衝半壁店近其祖墓奏改河道迤東入淀安溪李相國繼撫直隸時僕屢爲切言奏復故道當如救焚拯溺少遼緩之卽不可爲謀後三十年近畿之地無罪而死者不可數計矣今不垂而所言已驗昨見吾友與直督李合奏河道事宜源流利病鑿鑿有據且欲爲永久計具見賢者忠實惻怛之心但不識更改河身廣拓遙隄之後渾流遂不入於淀邪若仍入淀則可免淀外之衝決奔騰而終不能免淀中之淤塞其患正方興而未艾也蓋直隸之有二淀二泊乃天心仁愛斯民於大地凝結時設此大壑以受塞北畿南之衆流以免多方之昏墊而于成龍乃以私心一舉而敗之至

今已成銅疾。若更不能原始要終。定其規模而底績焉。則終潰敗而不可收拾矣。竊思所奏謂故道已爲旗民田廬所占。復之甚難。是也。而僕之愚心。則謂復於安溪作撫時。則有利而無害。至於今。雖不畏難。不惜費以復之。止可少獲數年之安。而終無救於十數年以後之大患。審形察勢。決然無疑。吾友試思。自改故道。未四十年。而二淀已填淤過半。而自前明以至康熙三十七年。渾河之水。未嘗不由淀以達運河。而絕無填淤。其故果安在哉。議者謂故道南入會通河。流清而甚駛。故無停淤。此得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河流雖駛。能盪刷泥沙。使不停耳。能使泥沙別出於兩淀之外哉。蓋緣夏水未起之前。秋汛既落之後。渾河經流本不甚大。其挾衆壑之泥沙。而沛然莫禦者。惟伏秋之漲爲然。而河行固安霸州時。其故道本無隄岸。故散漫於二邑一二百里之間。旬日水退。而土人謂之鋪金地者。皆泥沙之所停也。停於二邑之平地者多。則會於清河而入淀者少。而又以數百里之深淀容之。故三百餘年。雖少淤淀底。而不見其形。自故道旣改。則渾河之泥沙。無纖微不入于淀。故三十餘年。而填淤過半。淀旣半淤。則故道雖復。而由會通河入淀之道。及西淀之中。必所在淤塞矣。雖歲加挑濬。人力有限。十年之後。終不能免全淀之盡淤。淀旣盡淤。則子牙河挾畿南諸水。以入淀者。勢無所容。必橫穿南運河。渾河挾塞門諸水。以入淀者。勢無所容。必橫穿北運河。更遇伏秋異漲。則近河之地。城郭人民。皆一朝而化爲巨浸矣。尙忍言哉。今欲爲河道民生永久之計。必別開河道。俾濁流不入淀池。直達於淀河下流之丁字沽。而畱東西二淀。未盡填淤者。以受